

●浑沌加哩咯楞
●刘索拉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浑沌 加 哩 咯 楞



浑沌加哩咯嘞

刘索拉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浑沌加哩咯嘞 刘索拉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ISBN 7-80074-861-8

I. 浑… 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IV. I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636 号

浑沌加哩咯嘞

刘索拉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80 千字 9 印张

版 次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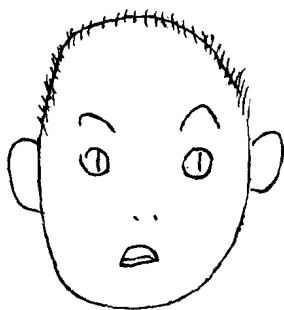
印 次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74-861-8/I·326

定 价 7.60 元

自我介紹



劉索拉 女，祖籍陝北，出生北京，現住倫敦。
靠作音樂爲生，兼寫小說。老了更沒話說。

序

也斯

一九九一年初，刘索拉来香港为进念剧团创作音乐并演出《列女传》，引起不少传媒的采访和报道，无线电视的《星期一档案》拍摄刘索拉和崔健的特辑，令更多香港观众认识了这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而又从事流行音乐创作、近年还在世界各国开过音乐会的音乐家。

不过我们最先认识的，倒是写小说的刘索拉。她最先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中篇《你别无选择》，引起文学界不少回响。刘索拉是中国当代几乎唯一的文学与音乐两栖的艺术家。

《你别无选择》写一群音乐系学生的创作和生活，但也可以不必拘限于音乐，而是写出新一代的骚动不安、上下寻索、通过新的形式去体验自我的过程。小说里的人物似乎疯疯癫癫、放浪不羁，他们的反叛令我们想起美国小说约瑟·希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规则》（Catch-22）和沙林杰（J. D. Salinger）的《麦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这两本小说在内地都是文革后翻译过来的，对部分新时期小说作者也有一定

的启发。但我想除了表面的相似以外，还可以通过比较，细想两种不同时空的作者如何面对已有价值和标准的危机，如何寻找新的意义。

《你别无选择》里，面对同一处境的音乐学院学生，有不同的人生态取向，既有石白那样认为创新无意义、执著旧标准而模仿前人的，董客那样没有自己方向而炮制出讨好各家的作品风格的；亦有不断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音响而被这探索折磨而苦恼的森森，追求超越自我而又深陷于一种原始悲哀的孟野；更有介乎这两端之间的人物，比如既有寻索亦有退缩和怀疑的李鸣和戴齐等。小说写出那多面性的纷乱和反讽，但作者显然亦有她的态度，金贾两教授的对比尤其明显。人物的狂放是相对于那些压抑与僵化的规则而来的。

小说里的功能圈也像旧有的准则，逐渐变成荒谬的“二十二条规则”，镶上镜框摆在那里，有人要擦亮它，但时日的变化令它歪斜黯淡了，又有人要把它拆下来。对功能圈这类东西的思考，日后还反复出现在刘索拉的小说里。

这些人物的抉择，不仅是艺术上，也是生活上的。孟野最后的作品没能参赛，但他还是在学校以外继续他的寻索，因为“没有没有音乐的地方”。这小说可以说是关于音乐的，也可以说不仅是关于音乐的。

但这种做法并没有为某些保守的批评家所接受，这

些探索派小说也在内地受到攻击。其中一个例子是何新在《读书》杂志上的《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该文主要批评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也旁及刘索拉和张辛欣的小说，认为这些新作品中的角色是一些多余人，其中文学形象的转变，“是由神圣回归于平庸，由英雄主义回归于虚无。”他竟然认为宁可喜欢金庸作品中的大侠，因为他们有崇高的精神。

这种批评，其实正是站在功能圈、旧尺度的角度看，没看到新一代作者面对旧准则不适用以后一种诚实的反省与追寻。刘索拉后来有一篇小说《多余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对这种态度的反驳。里面的歌手发现了队长言行不一致的伪善以后，作的歌词里忍不住嘲讽：“在你那个没天没地没哭没笑没歌没爱没叫没骂没他没我没这没那的世界里，无论鸡下第一个还是第七个蛋都是臭鸡蛋。”

相反来说，刘索拉小说里歌颂的人物都是那些有哭有笑有歌敢爱敢叫敢骂的人物。后来的《蓝天绿海》和《寻找歌王》都是如此。在讨论新时期小说的评论里，一般习惯把八五年后出现的小说分为文化“寻根”和“探索”两派，前者以阿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等为例，后者以刘索拉、徐星为例。笼统的分法是前者继承传统、以乡野为题材；后者西化而富实验性，以城市为题材云云。但这样二元对立的划分可能未必适合。若果仅把“寻根”理解为回归传统，就忽略了作者不满足于主导传统思潮、希望

另觅其他被压抑了的源头的尝试。归纳于“寻根”旗下的小说,较好的作品都不仅是对传统的承传,也是再思的反省,通过比较带出的批评。就这方面而言,许多并不归于“寻根”旗下的作品亦有这种思考,或者提供了另类的例子令我们去反省习惯所说的“寻根”模式。陈凯歌的电影《孩子王》通过野俗去批评主导的文化、张暖忻的《青春祭》通过傣族文化去反省当代汉文化某些习惯了的生活与思维模式。在刘索拉的《寻找歌王》里也有这种做法。我们往往是带着本身的文化习惯去接触其他文化,又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去反省本身的文化,异乡题材的作品往往是最明显的例子。当代中港台作品中写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的作品(包括刘索拉的新作《浑沌加哩咯嚒》在内)未必须要归于狭义的“寻根”旗下,却无疑是“寻根”的补充与扩阔,是广义的文化小说的一种。

刘索拉写完用音乐奏鸣曲结构的《最后一只蜘蛛》、即兴爵士独白式的《跑道》等后,很久没有发表小说。她八七年访美,写了《摇摇晃滚的道路》,写对美国摇滚文化的感觉。八八年往伦敦,随后几年多从事音乐的创作和演唱,如九〇年在伦敦创作演出音乐剧《梦游》(Memories from the Middle Kingdom)等,小说相对来说少写了,直至我们看到她九〇年发表的短篇《人堆人》和中篇《浑沌加哩咯嚒》。

新作《浑沌加哩咯嚒》在许多方面来说都很有意思,

一方面是过去作品的延续和发展，一方面又有一些过去作品没有的东西。小说主角现在所处的伦敦与回忆过去的北京部分交叉出现，但基本上以前者为副，后者为主，是“坐在地球这头的伦敦，更品出地球那头的北京味儿来”，有时今与昔、异地与故土的对比做成一种荒谬，但基本上是“现在进行的”被“过去完成的”比得黯然失色。写《你别无选择》时，基本上也没有传统小说的起承转合，前半以考试为主线，后半以参赛为主线，再插入人物的生活片段，总的来说前半比较规矩，后半也随着人物的心理抒发而写得较狂放。《最后一只蜘蛛》和《字》等则是尝试音乐形式的严格实验，到了《浑沌加哩咯嚒》，则自然轻盈灵活，收放自如，开头一节忆儿时的自由跳接，就是好例子。

过去有人说刘索拉的小说人物都没有过去，我们看《你别无选择》，确是人物都活在眼前。看《浑沌加哩咯嚒》，却看到主角黄哈哈的历史，回到她的童年，看到她的成长。回忆那些部分的孩子语气，适当地捕捉了那种投入与隔离，一时令人嘻哈绝倒，一时令人惊愕。刘索拉的嘻哈，删削了伤感，抛开了自义，现代而且天真地面对了世情。

这小说的人物叫黄哈哈，里面也有戏谑的语气、陶侃的对话，要批评也可以说是文字游戏、虚无、是非颠倒了。但小说里的人物，在这个颠倒浑沌的世界里，一边“哈哈”

着，一边还是在纸上写“对错”。在《你别无选择》里是功能圈，在《多余的故事》里是奶奶说的“做人要有把尺子”，主角说：“尺子是有的，但多宽多长是塑料还是有机玻璃还是钢是铁是铜是铅制成的，奶奶没说。”在《浑沌加哩喀楞》里，是跟了她几十年写了满纸的“对错”，只是愈是浑沌，对错愈难分辨了。

小说与音乐都是刘索拉所爱，在这小说里她也没放弃音乐。小说里写到主角说：“我的世界在哪儿呀？”接下去一段段就全是歌词：儿歌、政治歌谣、革命歌曲、俄民歌、满江红、流行曲、台湾的、外国的流行曲……这些不同的音乐构成了主角的世界。人活在文化的制约里，可人也填改出自己的歌曲。在改编王宝钏歌词的一段，小汀改的是“离了婚地变宽天变高”、“女人自有女人天地”、“你装模作样八面讨好 反不知自己走入迷魂道 我嘻哈怒骂豁出来了 倒引来一片清爽舒展眉梢 说什么飞黄腾达多荣耀 说什么砂明水净也清高 天堂地狱皆客满 浑沌早已被开窍 我身你身她的身 各有不同命一条 反正都往一路走 不如走时哈哈笑”，这是反王宝钏的王宝钏；是文字游戏，里面却有对时代、性别和自我的自觉。

目 录

序	也斯(1)
浑沌加哩咯嘞	(1)
伊甸园之梦	(119)
跑道	(129)
多余的故事	(151)
人堆人	(173)

〔附〕

你别无选择	(189)
-------------	-------

浑沌加哩咯嚙



我怎么就不是一只蚂蚁？

“哎哟瞧这小不点儿，脑袋跟我拳头一样大。”大表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孔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第好几百代的孙子，所以大表姑姓孔，她把我的第一个帽子套在她的拳头上。

医生嫌我不够尺寸，放我在暖箱里像烤面包一样烤了好几天。

几天之后抱回家，医生交给大表姑一份菜单。大表姑就开始在厨房里转圈儿，所有的东西经她又切又剁又熬都变成汤灌进我嘴里。一个月后，她看看我：“这孩子胖得有点儿不对头，脚脖子粗得连脚都显不出来啦！”

她捏捏我脚脖子下面的脚趾头，然后冲我笑、招手、作鬼脸儿。

我没反应。

“妈呀可不得了啦！吃傻啦！”

我又被抱回医院做人工体操。

一个月后我瘦下去有了脚；

再过一个月我往长里长了；

再过一年我能哭能笑能坐能站能说能走能跟蚂蚁说话了；

再过几年蚂蚁搬家的时候，我能拿开水把它们全烫

死了；

这儿就是我的家。

“大米饭、炒鸡蛋，吃了一碗又一碗，吃了一肚肚、拉了一裤裤，上河边、洗裤裤，蛤蟆钻了一裤裤，钻裤裤、咬屁股。”

大表姑哼着歌儿抱着我边摇晃边在院子里走。爸爸妈妈的呼噜声冲出北屋大窗子，太阳照在海棠树叶的虫卵上。“大表姑今天吃什么呀？”“吃藤箩花儿。”

前院的藤箩架，只剩下藤箩遮住太阳没了花香气。大表姑把藤箩花儿们拿个大竿子捅下来，撮进箩筐，放在蒸锅里蒸熟了，拌上大蒜和盐，还是紫色毛绒绒的、香气扑鼻，但不知是花香还是大蒜香。

“哩咯嚒、哩咯嚒，有个小孩儿叫孔融，从小就会谦让人，吃梨专挑那小的，大的全都让别人。哩咯哩咯嚒嚒哩咯嚒。”大表姑把小人书全编成歌儿唱，难怪吃梨时谁都不愿先拿，谁先拿谁就得当孔融。

我一睡着就长个儿，一长个儿就梦见从悬崖上掉下去呼悠地一下，吓醒了，大表姑就说：“又长个儿了。”

毛毛虫趴在桃花下盯着我脖子；羊在枣树下盯着猫；王八从瓦缸里爬出来拱进土里逃命；刺猬看着葡萄冒酸水；兔子偷吃了牡丹花……大表姑把四合院办成饲养场，哥哥非要在门前种麦子。春节时全家吃那个地窖里存了半年的西瓜，根本是一盆汤，大表姑还说是“吃个新鲜！”

北屋正房里放着一个夜里会发光的塑像，是伟大领袖却长得像我妈！“这孩子你怎么胡说八道的？可不敢！”大表姑瞪着小眼睛吓唬我，她肉笑皮不笑。

“你们是祖国的花朵，你们是世界革命的希望，你们要学会文明礼貌，明天外宾来的时候要主动抱住他们亲，谁放屁了？”幼儿园的老师问。

小朋友们互相看。

“好，现在你们互相闻闻屁股，谁的屁股臭就是谁放的，然后要把放屁的人揭发出来。”

我们开始互相闻。每天老师都能教给一个互相揭发的新游戏，敢揭发的人就是好孩子。我闻出旁边宋力的屁股是臭的，他说：“你要是敢揭发我，放了学我就打你。”

我没揭发他，老师让我们开始互相揭发时，宋力就把我“揭发”了。

“好，你去操场上晾晾臭味儿吧。”老师冲我说。她表扬宋力敢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她说小朋友们从小要学会揭发坏人坏事！

我不敢揭发宋力，只好替他去操场上晾味儿。

人干嘛长鼻子？它从脸中间凸出来又恶心又难看，还老闻臭味儿。放学的时候，公共汽车上那些大人们拼命挤在人群里偷偷放屁，没人揭发。如果需要，只有我们小孩能当英雄；我们个儿矮，老被挤在屁股们中间，还专门学过“闻屁股”。真正长得好看的人绝不会长鼻子。

妈妈带我去考那个著名小学，它有上百年培养大人物的历史，第一个考试题就是：“笼子里应该关人还是关鸟？”

收到入学通知书就成了领袖们的关心对象。领袖们请老师吃雪白的猪蹄子还送外国来的洋娃娃，洋娃娃们在专门的展览室里锁着，老师说中南海里的猪蹄子比外面菜场里卖的白多了。

领袖们挥着铲子在照片上做示范劳动，诚心往衣服上补大补钉。大表姑照像时穿旗袍和皮鞋，她攒了一箱子“处理品”，平常舍不得穿。

“我想当只苍蝇。”我在作文里写。

和我分数一样高的作文全钉在墙上作示范了，只有我和娃子的例外，她的理想是当“大使夫人”。老师当场一念，全体大笑，娃子就哭了。后来她再不要当大使夫人，永远在作文里写要当拣破烂儿的。

语文老师说我有关语言天才，但除非我把苍蝇当阶级敌人写否则不给展览。她让我加上：“让严冬把我们冻死吧！让火把我们烧死吧！让下水道把我们冲走吧！让苍蝇拍把我们拍烂吧！让毒药……”

哎哟喂。

“头悬梁、锥刺骨……”班主任老师说。

“万恶的旧社会……这课书的中心思想是……”语文老师说。